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隋煬帝豔史 第十九回 麻叔謀開河 大金仙改葬

詞曰：世事浮漚，歎年華迅速，逝水東流。榮華能幾日，鬢髮不禁秋。才兩過便雲收，一霎兒到頭。細思量、乾坤傀儡，天地蜉蝣。問君著什來由？向矮人場裡攘攘營求。不知身是夢，苦與命為仇。些個事，不甘休，便欲起戈矛。到五更，鍾敲雞唱，月冷風愁。——調寄《意難忘》

話說煬帝正與群臣商議要泛海遊幸江都，忽蕭靜奏不可，又說別有一路。煬帝大喜，再三詢問。蕭靜答道：「此去大梁西北，有一條舊河道，秦時大將王賁曾在此處掘引孟津之水，直灌大梁，今歲久湮塞不通。薦肯廣集兵夫，從大梁起首，由河陰、陳留、雍丘、寧陵、睢陽等處，一路重新掘開，卻引孟津之水，東接淮河不過一千里路，便可直達廣陵。臣又聽得耿純臣奏睢陽有天子氣見，昔秦始皇時，金陵亦有王氣出現，始皇使人鑿斷砥柱，後來王氣遂滅。今掘河必要從睢陽境中穿過，天子之氣必然挖斷。此河一成，又不險，又不遠，又可去此一段後患，豈不美哉！臣鄙見若此，不知聖意以為何如？」煬帝聽畢，大喜道：「好議論，好議論！非卿有才智，有識見，決不能思想及此。」遂傳旨詔以徵北大總督麻叔謀為開河都護，蕩寇將軍李淵為開河副使，從大梁起首，由睢陽一帶直掘通淮河。許調天下人夫，自十五以上、五十以下，皆要赴工。如有隱匿者誅三族。聖旨一下，誰敢進諫。眾臣只得默默領旨而出。該衙門隨即移文催麻叔謀、李淵上任。原來麻叔謀為人性最殘忍，又貪婪好利，一聞升開河都護，便滿心歡喜，即日前來赴任。

卻說李淵，即大唐神堯高祖，乃是創業之君，曉得開河要坑害生命，如何肯來！便上表稱病辭任。煬帝差李淵，原是要解他的兵權，及見他稱疾不赴，心下也有幾分不快。卻因天下正盛，也就罷了。遂改敕以左屯衛將軍令狐達代李淵為開河副使。令狐達得了旨意，隨會同麻叔謀移到大梁住紮。先於樂台北道造一所開渠公署，因近卞梁，就叫卞渠。煬帝聞知說道：「如今要引河水入卞，敕賜『卞』字加三點水，以後俱要寫做『汴』字。」麻叔謀領旨，遂改了『汴渠』。一面發文書號召人夫，不旬月天下人夫皆齊集於汴渠。麻叔謀與令狐達二人細細查點，選得開河丁夫共三百六十萬人。又選得少年驍勇五萬餘人，為節級隊長，催督各工。其餘或老或幼，或婦人，皆令供送飲食。共計動天下五百四十三萬餘人。二人點齊丁夫，又擇了吉日，先從上源河陰古河道挖起，又號令眾丁夫二百名為一隊，一千名為一營，都一字兒排開。這四五百萬人夫，倒排有數十里遠近，都照著王賁的舊河道一齊動手。真個是鍬鏃成雲，筐籃如雨。須臾之間，橫郊遍野塵揚沙播，土走泥飛，從古來動役人夫，未有如此之盛。正是：

君王切莫愛風流，一愛風流民便休。

苦役生民五百萬，只供天子一時游。

眾丁夫既充工役，只得拼其性命，一鍬一秋去挖。一日挖到晚，毫釐不敢偷工躲懶。只挖得腰折背駝，力盡筋疲。苦稍遲延，不是捆了重打，就是拿去梟首，哪一個不心驚膽顫！天微亮就要動工，只挖到烏天墨地，方才住手。夜間又沒個房屋居住，河邊泥草地上就是安身之處。晴天日曬猶可，若到了落雨時節，就直立在雨中開挖，就像泥拌千餅。若有疾病，又不許告假替換，直挖死了方才住手。好不苦惱，好不傷慘！麻叔謀看了，猶嫌慢恨遲，不住的鞭撻捶撻。可憐眾丁夫，真是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後人讀史至此，有詩感之曰：

否泰雖雲轉，江河去不回。

主昏天下苦，世亂萬民災。

虞夏終難返，唐堯不再來。

開河工役慘，千載使人哀。

按下眾人受苦不題。卻說一隊人夫，開到一處，才挖有丈餘深淺，忽見下面隱隱露出一條屋脊。眾人看了，都驚訝起來。只得隨著屋脊，一層一層，慢慢的挖將下去。挖到下面看時，卻是一所古時的堂屋，約摸有三五間大小，四週都是白石砌成，十分堅固。正中間有兩扇石門，關得嚴嚴穩穩，全沒有一毫罅漏。眾人推那門時，卻又關得死緊，不能得開。眾夫商量道：「這屋定是古時帝王的墳墓，其中必有金錢寶物，我們大家何不打開了，各人拿些？也是辛辛苦苦一場。」有幾個丁夫說道：「這個恐怕拿不得，我們人多嘴多，明日嚷得官府知道，其罪不小。」又有幾個丁夫說道：「老哥們忒也忠厚，我們是奉聖旨開河的人夫，又不是暗暗偷盜墳墓，又不是白日打槍。這石屋攔著官河，我們原該挖去，挖開了有什麼金銀財寶，大家隨便拿些，有何罪過？」眾丁夫齊應一聲：「老哥說得有理，該挖該挖！」遂一齊將鍬鏃鏟插，望著石門，沒上沒下的亂搗亂掘。誰想那門就像生鐵鑄的一般，任眾人百般掘打，莫想動得分毫。眾人打了一會，都吃驚道：「卻也作怪，這不過是兩扇石門，怎麼許多鐵器一毫也打它不動？」有幾個說道：「還是我們眾人命薄，不該得這一注橫財，故天不容我們開。」

只因眾夫說有金寶，早轟動了各營人夫，都一齊攏來，指望得橫財。這一隊也來乒乒乓乓打一陣，打不開去了；那一隊也來乒乒乓乓打一陣，打不開去了。也有上屋鑿打的，也有著底掘地的，大家忙了半日，終不能有一痕入路。眾夫見轟得人多，恐怕弄出事來，慌忙報知隊長。隊長也不敢隱瞞，隨即報知麻叔謀。麻叔謀聽了，心下暗想道：「此中定有寶物。」遂不會令孤達，竟獨自個騎了一匹馬，到河中來看。看見是一間白屋，便問道：「你們為何不開了進去？」眾人答道：「百般掘打，俱不能開。」麻叔謀道：「此乃白石製成，極堅極硬，你們這些軟鐵鍬鋤，如何打得它開？若用鐵錐鐵鑿，一頓鑿，何愁不開。」隨傳令叫石匠。不多時，石匠叫到，麻叔謀吩咐叫把石門鑿開。眾石匠一齊動手，乒乒乓乓，鑿了半會，全不曾鑿了一個痕露在門上。麻叔謀看了大怒道：「你們何不用力狠鑿？」眾石匠只得盡平生氣力，鑿將下去。輕鑿猶可，鑿重只鑿得火星往外亂迸。石門上毫忽也不見動。麻叔謀見了，十分大怒道：「難道是兩扇石門就打它不開？」遂叫許多軍士搭起一個木架，用繩索將絕大的石柱石板掛將起來去撞，撞碎了一塊，又換一塊，只撞得轟轟隆隆，就如雷鳴一般，也莫想得動分毫。麻叔謀見這般撞也不能開，心下方才著慌道：「這也蹊蹺，就是一塊生鐵，也要撞動，如何兩扇石門就這般堅固？」心下十分沉吟驚懼。正是：

饒君心迹奸如鬼，只好欺君與害民。

三尺神明殊凜凜，越奸越狡越傷身。

麻叔謀尋思無計，只得差人請令狐達來商議。令狐達聞請，隨即便來。麻叔謀將上項事情說了一遍。令狐達又細細看了一回，因說道：「老先生你看這一座墳墓，周圍造得這樣精工堅固，若不是古帝王的陵寢，定然是仙家的礦穴。就是凡人到此田地，也有幾分神氣，如何輕易使用錐鑿去撞打？」麻叔謀道：「若不撞打，如何開得！」令狐達道：「若依學生的愚見論來，此中非神即仙，只該宣皇上的旨意，具禮焚香拜求，或者有可開之理。」麻叔謀笑道：「撞打尚不能開，拜求如何有用？就是神仙，今已成塚中枯骨，未必便有靈若此！」令狐達道：「鬼神之事，難以臆度，老先生不可忽略。」麻叔謀心下雖不深信，然無可奈何，只得依著令狐達，叫左右安排香案，與令狐達各穿了公服，同望著石屋門口，焚香再拜。拜罷，親祝道：「開河都護麻叔謀同開河副使令狐達，奉大隋皇帝聖旨開挖淮河，道遇尊神仙礦，不能前進，伏望尊神垂鑒，開放墓門，容某等另選高原吉地，厚加遷葬，庶不負朝廷明旨，某等亦可免唐突之愆。」禱祝未完，只見香案前忽然捲起一陣風來，刮得寒森森、冷颼颼，著實有些怕人。怎見得？但見：

就地幾旋，無影無蹤捲起；漫天一陣，撲頭撲面吹來。一霎時，滿肋沙灰飛作霧；須臾裡，接天塵土滾如煙。刮過去，心骨俱寒，疑有一團鬼氣；飄將來，毫毛盡豎，豈無百丈神威。冷冷颼颼，逼迫的紅日無光；冥冥晦晦，蕩漾的陰雲有勢。四圍刮雜，哪裡辨東西南北；一氣盤旋，如何分春夏秋冬。也不是虎嘯而生，也不是谷虛而起；也不乘一萬里之長波，也不傳廿四番之花信。只

見如悲如泣如有聲，來往墓門蕩魂魄。

當下冷風捲起，麻叔謀嚇得魂不附體，只是抖衣而戰。不多時，風過處，只聽得一聲響亮，兩扇石門輕輕閃開。麻叔謀見了，更覺驚慌，方信鬼神不可不敬。定了定神，方才同令狐達帶領眾人進石屋來看。先看那兩扇石門，裡面又無門，又無撐，再關過來看，卻又輕便好開。不知為何那般撞打，絲毫不動。眾人看了，一個個都凜然駭怕。麻叔謀再走進來，只見裡面有幾百盞漆燈點得雪亮，屋中照耀如白晝一般。四壁上皆是五彩畫成的影致，兩邊都畫奇花異草，怪獸珍禽。畫的那蛟龍虎豹，就宛然如生。上面卻畫許多鬼神的形象，也有千手千眼的，也有三頭六臂的，點綴得十分莊嚴肅靜。

使人不敢不敬，不敢不畏。再走進第二層，只見正當中放著一個石匣，有四五尺長短，上面都是細細鑿的花紋。麻叔謀見了，因心下有幾分懼怯，便不敢輕易來開看。又轉進看後一層，卻是小小的一個圓洞。洞中卻筆直的停著一個石棺材。麻叔謀與令狐達商量道：「這個棺材，一定要開看，方知端的。」令狐達道：「開便要開，只是不可褻瀆。」麻叔謀仍舊叫排下香案，二人又將前言拜祝了一回，方叫左右將棺材抬出，輕輕把蓋兒揭開。二人上前細看，只見裡面仰臥一人，容貌顏色猶紅紅白白，就像未死的一般；渾身肌膚，卻肥肥胖胖，潔白如美玉；一頭黑髮，從頭上、臉上、腹上一直蓋將下來，直蓋到腳下，倒又從身後轉繞生上去，只生到脊背中間方住。手上的指爪都有尺餘長短，自然是個神仙的模樣。有詩為證：

仙人遺蛻，遂於大明。
冥冥窈窕，常抱至精。
顏如玉美，貌若花榮。
發長繞足，指爪手盈。
有形有相，無臭無聲。
若真若幻，不死不生。
莫言羽化，大道憶成。

麻叔謀看了這些奇形異狀，料是得道仙人的骨相，不敢輕易打動，仍叫左右將棺蓋上。又與令狐達商議道：「看此一段光景，若要遷移動了，又要得罪神明；若照舊葬下，這河道卻如何區處？」令狐達道：「老先生切莫要忙，我們且去把前邊那個石匣開了看看，再作計較。」二人遂折出前一層，叫眾人把石匣的蓋兒揭起。只見裡面並無別物，只有三尺來長、一尺來闊的一塊石板。上面寫著許多字跡，都是蝌蚪鳥跡篆文，茫茫一片，辨它不出。令狐達道：「此石板定是個碑銘偈贊之類，須是看明了，方知它出處下落。」麻叔謀道：「這些上古籀文，一時不能辨認，卻是如何？」令狐達道：「人多智廣，或者眾人之中有能識的，也未可知。」麻叔謀遂傳令道：「不論官吏，不論丁夫，不論老幼男女，如有識得石上篆文者，即免其差役。」

發下令來，大家都巴不得要脫苦役，略認得幾個篆字的，也來看上一會。怎奈這篆文，乃仙家妙用，這些愚民俗子，如何得能識破？你猜張字，我猜王字，大家譯了一場，終莫能辨。麻叔謀滿心焦躁。令狐達道：「不必心焦，隱逸之中，定有高人，可著人四下去訪。」麻叔謀又只得傳下令說道：「不論軍民人等，有能訪得高賢隱士識此篆文者，丁夫免役，其餘重賞。」才發下令來，只見一個丁夫向前稟道：「小的認得一人，可以識此。」麻叔謀問道：「此人是誰？」丁夫道：「小的乃下沛人，此人與小的同鄉。這下沛地方，漢時曾有個神仙，叫做黃石公。此人因慕黃石公為人，就自家起一個號，叫做白石老人。這一村因他，遂順口呼為白石村。」

村中相傳說印有百十餘歲。據小人的祖父說，他百十年前就是這個模樣。如今鶴髮童顏，步履如飛。此人無書不讀，凡說的話，往往有些應驗，其實像有幾分仙意。這篆文若叫他看，定然認得。」麻叔謀大喜道：「你就與我叫來，如認得出，我重重有賞。」丁夫道：「此人道高德重，小人如何叫得他來？還求老爺差人去喚，或者肯來。」令狐達道：「這話說得有理，山中有道之士，不事王侯，高尚其志，須加禮禮相待，還該差人去請才是。」麻叔謀遂撥了兩匹馬，發了一個名帖，又差兩個吏人同丁夫去請。去了半日，只見丁夫同了一個老人，也不騎馬，竟步行而來。將到面前，麻叔謀與令狐達將那老人仔細一看，怎生模樣？只見他：

鶴髮蓬鬆，經莫有七八十歲的年紀；童顏鮮美，還不上十七八歲的姿容。兩支黑瞳子，深入眼中；三縷白鬚鬚，長垂腹下。肩稜骨高高聳起，手指甲曲曲蟠來。一雙大耳輪，直壓肩頭；兩道長眉毛，竟連鬢角。一頂破方巾，高罩壽星頭；兩隻爛皂靴，斜穿仙鶴腿。文縷縷似東魯夫子行來，慢騰騰如南極老人降下。

那白石老人見了麻叔謀、令狐達二人，也不行禮，竟只是朝上一個長揖。二人見他仙風道骨，料不是凡庸之人，慌忙答禮。白石老人道：「老朽乃山谷野人，無知無識，蒙二位大人呼喚，不知有何吩咐？」麻叔謀道：「我等奉朝廷嚴旨，開掘淮河，不期才掘得數里，忽有一石穴攔路，穴中有一個仙人遺蛻，我等不敢輕動。今幸搜得一個石碑，若認得碑上篆文，便有了出處下落。怎奈這篆文乃仙家字跡，下官等不能辨識。聞老翁多學有道，必知仙家玄奧，乞為指教。」白石老人道：「石碑在於何處？」麻叔謀隨叫左右將石碑取至當面。老人近前仔細看了一遍，說道：「此乃是個石銘。」麻叔謀道：「既是石銘，求老翁讀一遍與下官等聽。」老人道：「上邊有大人的尊諱，老朽不敢唐突。」令狐達道：「既如此，敢勞抄譯出來。」隨取紙筆，老人一一寫出。二人細看上面說道：

我是大金仙，死來一千年。
數滿一千年，背下有流泉。
得逢麻叔謀，葬我在高原。
發長至泥丸，更候一千年；
方登兜率天。

麻叔謀見連他姓名都先寫在上面，驚訝不已，方信仙家妙用，自有神機。又服老人能識仙字，因復問道：「我等開河，得成大功否？」老人道：「大人奉當今天子明旨，威權加於海內，大功何患不成。」麻叔謀又問道：「成功後富貴如何？」老人道：「富貴小事，還有二金之喜。」麻叔謀道：「何謂二金？」老人道：「後來自知。」遂不肯說。麻叔謀大喜，隨取彩緞二匹，白金十兩，以為謝禮。老人笑道：「山僻野人，要此何用！」竟不肯受，依舊是一揖辭去。正是：

山中抱道人，性命有至寶。
世上黃白金，視之同糞草。

麻叔謀見白石老人去了，隨與令狐達商議道：「大金仙既前知今日之事，則我等替他改葬，料無妨矣。」令狐達道：「改葬自然無妨，還須揀塊好地。」麻叔謀不敢褻狎，親到城西，選擇了一帶又豐隆、又茂盛的高原，另具棺槨，將大金仙加禮厚葬於上。即今大佛寺是其遺蹟。正是：

不怕奸謀海樣深，一臨仙術便寒心。
千年遺蛻知靈否？厚禮高高葬碧岑。